

蘆花湄集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絲



蘆花涓集卷之七

記

遊碧雲記

遊者往往竒西山謂燕寶林也予六集芙蓉關
下冗不果往乙未春積雪幾再阻銳然携琴覓
蹊偕客抵碧雲寺碧雲元釋氏普應名也師名
圓通至順元年遊至茲山踞石愛汎泉甘冽主
者耶律氏過偶晤師拆衲金升餘買之衲僧多
金蓮龕成也曾見山雲藍翠因以名云泉自銅

局山出石渠蜿蜒聚芙蓉沼過竹苑迭齋厨鉢
罌可注石卧俯而吸也漚繡尾魚池池當寶林
玉泉半隅魚悉細子尺讓武陵玉泉魚竟石梁
由石瀆下灌山圃初聲冷冷如鳴玉至齋厨叢
缶低雜方響至瀆則銀河落派瀨雨松風矣昔
關常侍圖九華山爲半臂曰使吾身常在雲泉
茲泉吾欲繪之願飾置吾耳水壺中泉傍依山
爲洞迴合數丈洞口修竹百餘竿峙如綠玉洞
藏花卉梅方吐萼幽香襲人予對之鼓佩蘭鞞

鴻噓噓不覺再作世外玉骨浮筠泐粉雲和之
桐徽以黃金人境會景有此清越客曰盛遊不
常當遍蹋岫雲叩石壁可也予笑曰卧佛寺兩
涓睡釋伽香山僅來青軒是烟蘿酒樓其他松
壁石門凌巖隱峪或當翠微望之而鬱然者皆
寺人之黃壚二周漢唐季世宛洛之郊華商之
麓叠豁寒憐玉盃夜光何以異此已矣予不爲
歌薤露何徃之爲碧雲隣菴曰龍泉有僧真山
者昌平人幼住銀山徃來碧雲甚久乙未八十

餘歲又偃僂難四方遊日就食碧雲夜宿龍泉
小室室僅容榻忽於正月中語伴僧同真曰我
於二月初一日回念佛菩提子千八十竹汝倘
不果回幸還我至日侵曉兀坐化榻上甯生三
昧火炎衫帶腊肉盡鑠而所卧席了不動煤厰
村民蕭寅拚冥紙投師膊不燃寅跏祝師師弟
子虔來何尔乃燃嘗對衆說死願將我灰和麵
飼西湖魚驚骨大賴衆生碎之比焚燼矣衆依
其言和麵投湖中予初七日暮至碧雲去師焚

時甫六日恨不見也碧雲老僧玉泉話其事淹
詳類有道者予遊西山得泚泉徜徉自以爲不
負所遊而得真山蹟尤快予曩聞汝上有燒道
士籍油棘坐小指自然焰起影卅道士半疑之
焉由真山觀之周士成碧秦女爲石三軍立化
猿鶴沙虫六合內事形氣足憑儒已不載矧幻
倫類生死一切茫杳豈信之哉豈信之哉

重修南京吏部正堂住宅記

南京吏部正堂住宅創建不可考修於嘉靖十

七年湛公其泉有記迄 今上二十九年辛丑
幾五十年薨欄摧頽瓦殘除蕪望之惻怖不堪
居處乃掄材命工堂廡重門俱新構他皆力爲
營緝宅坐坎向離門爲延年去二門之櫺楹房
之以垣俾六煞弗麗也寢堂高廳二尺許成木
尊也崇屏垣三尺益以三台舍旺也陰陽無陂
居宜且安矣至於其泉公所記亭三今時亭一
也錫龜得泉而亭廢久殆無遺址可考姑俟後
之經理云計費本部歲積公費銀四百六十有

奇督工出納則考功司令史李大發績則承發
吏蔡應采前後簿案一樣二宗一則存之司務
廳一則存之考功司修始於萬曆二十九年辛
丑十一月二十七日止於三十年壬寅四月十
七日塗澤清除則終於本年十月初一日時
大冢宰吉水曾公 少宰福清葉公俱奉 新
命未至署部事則 大司徒中牟張公一時在
事者則司務吉水蕭瑞麟文選司郎中蘄水閔
廷甲主事歙縣畢懋良考功郎中穎川張鶴鳴

主事福清林茂槐驗封郎中新建陳道亨主事
嘉興徐必達稽勲郎中湖口許汝魁

簞笠記

予與叔子奕簾下駮駮子傍觀見環主人倚柱
而吟簾外舞華初開的的紅烟雨中駮駮曰雨
花鮮顰也乃置簞廊西窻下相岸巾踞坐較散
子勝輒簪花飲數較迄紅鋪鬢矣相顧大笑人
人自以爲嫣然雨漸密花間滴瀝有聲于是跣
足短衣被笠簞駮駮怯寒頂笠挂故褐衣有遊

僧狀予笑曰行者何往乎延北草徑繞出叢林
抵西溪溪岸高險滑難行行水衝中雨色滿溪
屢不見人夾岸草樹濛濛黯澹如小米竹鶴老
人盡命童子上流放酒杯共躡小木橋上手注
水待之聽杯自來水急杯幾沉叔子取水萍數
蒂杯浮其上見環曰叔子無窮與是名萍杯令
達者效之溪有石數片通往來者水漲不可見
逡巡洵水中得之立其上連臂而笑溪人隔禁
窺之笑以爲狂涉東岸而上憇大樹下樹合抱

不記春秋其一水齧土半崩斷根臨懸崖深杳
若崆峒也予以袂蒙面仰卧其中通不覺雨但
聞瀟瀟聲大叫曰人乎麴乎廬山嶂乎依樹而
北遙見觀音寺臺殿隴隴在輕露中至溪分派
處泮泮入飛虹橋橋少行人望之蒼然如對山
色白鷺閑立鳥翠林中落落無聲循舊道而南
野人架茅戍禾柴然入枕束草卧見環枕予肱
駸駸跌坐予足側叔子提笠歌依樹歌浩浩和
之聲遶林葉下也浸晚雨更霖霖各吸數巨觥
脚淖而歸童子迎籬曰暮花新調更有余酒乃
秉燭對酌窓下叔子曰今而知烟雨之樂不減
明月也駸駸隱棹睡陸笠見環拊其背曰行者
倦乎而笠墜也

石丈記

予寧州兄湖陽荆濟南見縉紳家有奇石每造
輒就石撫弄偃仰其下移日不能去縉紳遂持
以贈兄欣然受之買舟由任城經淮泗艱關三
千里抵穎捐數金鬻夫役移之秋水園門外委

棄十年爲傭兒盤踞之所已而壞垣入又委秋水草堂前貳拾餘年里人皆笑兄載塊然一石三千里委地三十年曾未一日如陶彭澤之醉眠白太傅之坐卧何其愚也予謂不然陸續守鬱林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嘉其廉名鬱林石予兄峻嶒濟上迄今有聲是鬱林之芳規也委地三十年益見兄達者何也李贊皇得醒酒石亟珎之作平泉山居記曰鬱平泉非吾子孫也鬱平泉一樹一石非吾佳子孫也

贊皇壞異一代偉人獨不思漢苑銅盤吳宮燕巢異代皆盡何有于平泉一醒石乎吾子孫能有也吾願也數也吾子孫不能有也亦任之也數也異世仍列之堦庭與韻人對石之幸也數也沈之烟草燼之兵火石之不幸也數也方予兄之載也數載之也予兄之委也數委之也其載也若戀其委也若忘此達人之宵臆去贊皇遠矣予愛茲石又念予兄之委之也命工鑿石築地立之秋水草堂前琅玕尖削翠縷參差時

有烟雲之出沒若見蛟龍之盤據奕酌坐卧聊
效陶白予兄載三千里委三十年而予樂享其
成亦數也若曰石之興廢自不必置懷予平泉
之評備矣予聞米元章見奇石具袍笏拜呼爲
石丈此石足當吾拜又兄之遺也爰名曰石丈
云

綠玉園記

綠玉羨山陳君園也予少與君共業斯園流連
吟嘯迄今二十餘年矣始君手植竹予荷揮其

後今嫵娟萬竿煙雲展留雉鶻成室拔壺鳴琴
鏗鏗然如映荆玉其後環穎水桃李印蹊畫舸
麟集左峙鄴丘嶺薄川原葱青鬱彩老杏數株
霜皮十圍霞萼千尺朱櫻半頃覆籬羅砌幽檻
曲房羅月流光名花小卉遶時含香彷彿清都
矣爰名曰綠玉園取太白清都綠玉樹灼爍瑤
臺春之意夫清都天帝之居奚以名園盖天無
情霞月不明地無情川谷不呈人情不寄乎歌
舞詞賦池榭園林塊然物耳而能脫然自適者

百無一焉何者擔石之夫升斗之吏暮視嬰粟
旦赴市朝情不鍾于斯人矣朱輪玉舄持籌鑽
核沒身戀戀而不能置此捐情埜欲蠅豕無馱
耳羨山君弱冠園居一樹一花皆所自置時屏
事坐攝趺焉遊焉食焉息焉春妍秋霽撫景會
心此身蓋時時在雪竇冰綃中花竹靚於俗面
鳥聲婉於市語每薜幽於玉廂茅椽淨於砂堂
簷雲勝旄煨笳絕麗非清都之槩歟夫高步凝
霞之臺醉卧紫石之館服瓊萼采水碧此清都

之樂也而烟食所難君味之矣園真綠玉云茲
園也君享其十予享其五蓋予與君兄弟交也

蘆花湄集卷七 終

蘆花湄集卷之八

賦

瑞龍賦

皇帝六年魯南楚東兩淮之間洪濤洑澍池涎
千里乃勅大臣特厪茲役警泮也於是精驅馬
銜介督土鎮填波寘浪延袞無垠則有神龍委
斂貢平成之瑞呈永賴之符焉夫非漏鴻水乾
八垓者孰任之夫非蠲蜒負舟不足滑和者孰
當之方舒帶舞袂不任瞻沐聊托藻翰張焉辭

日惟聖皇兮御曆盛烈光兮重熙洽至道兮川
取動仁風兮海濶乃當帝媯之辰洪汜沆瀣之
勢爰咨司空汨厥淳滂於是乎畫有應龍導有
宓妃峻臨崖之阜陸堅決漑之陞圯塿淮埽兮
岸嶺壑泗麓兮塙塹東極雩泚西映渦塗南際
白馬北臨承治直塏爲清河之揭委塿作鉅野
之標若其絕岸億尋虹騰蛟卓長鱗嶮豎以屹
峯奔虬闕䟽而盤礴潛演不能泓涪駭浪不能
碈錯豐功鴻績瀰漫無方上繞紘殞下徹沙棠

則有桑島潛龍脫體遊荒胚暉結凝精竒杳茫
啣幽都之燭含擬鳳之章帶火移星陸匪洞庭
錢塘之暴騰雲出崑湖步織綃洛浦之竒斯陽
候之獻靈抑河伯之效異豈若涇水窮鱗貼害
于懷襄豐城延津委化於尺鐵於是乎曾潭爲
之澄澹靈湖爲之沉冽春澌紛兮靜鱗屋秋波
困兮寂貝闕水兕兮不咆駮馬兮不騰鳧嚶鴛
卧依岐渚而翹陸美翮翠翳遊菰觸澗渠而泛
綠標紅若其閩越三吳長江遠澤連艦互呶舳

艫相接朝鼓帆而電徃夕縱柁而風越靡不灑
澗澗淪無漂湧之隔濠泗 山陵襟帶依依百
尺長松千里堅堤山川相峙萬歲無極翻淵室
而烟火種鮫館以桑麻星離禾黍電布葵瓜提
赤子於平陸脫編氓於泥沙白首黃小胥喁喁
乎擊堯壤而謳舜華復有漁子牧豎蓮女酒船
或罾罾於北岸或笛弄于高原或隔荷而笑語
或中流而扣舷率柴柴慕慕曾不知昔日滄海
今日桑田若夫日拖金柳風起長楊農夫話隴

行人睇望頌八裔之徽歎嘆胼胝之流芳斯功
侔雲泉名播天壤芍陂白渠羽獵子虛特澤阡
陌之區計毛羽之音又烏能擬遐舉之萬一
系曰徐碭泗泗宣房水帝賚弘才業夏軌紫宸
逾載錫玄圭墟起沙州何巍巍驪龍應解明良
會精去青冥凡質墮不見荆峽任東流仰喟明
德億萬秋安得負薪備淮役耳濡眼晤著河渠

蘆花湄集卷之八 終

蘆花湄集卷之九

碑

謝公德政碑

謝公去穎之日父老爲立生祠飛虹橋東又立石記公德政於宜穉門外詎今三十年祠頽石殘缺父老惻然謀諸不佞重建石申公遺澤抒民去思不佞公門下士也且念父老繾綣意又懼公德政以久而湮敢不爲記公諱詔號鳳渚江西贛州府贛縣人萬曆甲戌進士乙亥奉

命守穎下車而月婉靚如女子一訊大獄發摘如神律例令甲不失針芒大警老吏厠役編審征徭老弱貧富田舍靡詘如指諸掌民謂有慧鏡胥吏輿隸下及窮野之編民一見眉目終身不忘自奉儉朴有制應當事之供簡密不費而辦五年如一日穎多大猾公鋤其尤者餘懲創有差村疇集鎮不下百區中有一武斷狡獪爲民怨首者大者戍鉗小者計無遺奸未嘗見專任一人顧左右一語迄今不測其耳目所自寄

豪右斂手節屋窮鄉胥耕鑿而歌安飽建城隍石闌修城築飛虹橋拮据不遺力事圖不朽課諸士親執經較藝科第勛業多出其門穎債有五十日足子錢者公科以罪富強不得放利蠶食人蓋居五年而吏肅民懷惡懲善勵比之黃霸趙廣漢則用黃之仁而濟趙之察古循良所罕者也不佞所覩記梗槩如此若夫柔剛並用顯微無迹水操雅懷不矯矯赴名募義又有超于吏治之外者 國家大謨謀大變故當之而

不撓敗屈指海內必公矣庚戌晉少府知穎事
厚吾孫公蒞穎惜祠之蕪廢也葺之因重列之
石

遼東金州先師廟碑代

予門人盧氏王汝用以濟南少府主餉遼陽駐
金州金州學宮圯廢汝用力請之當事重繕葺
之費半給之公帑半給之鎮人士施者于是豐
其棟宇新其冊聖由輿阼以及平城靡不完麗
刻期而告成自遼陽走使航海抵萊屬記于余

余喟然嘆曰若汝用者真急當務者也吾夫子
之道如水行地中無水則焦枯崩墜維絕無夫
子之道則晦冥草昧人紀息焚書坑儒秦人無
夫子矣不旋踵而亡如石火至璧出典謨甕發
素書三尺童子咸知誦習又何損焉寺人禍漢
黨銅毒于餘人而曹瞞睨神器歷數十年不敢
輕動誰之力也當秦皇鞭笞四夷之日委苴儒
紳矣當寺人竊美太阿之時輕塵善類矣然而
有夫子之道潛以維之天地卒不易其清寧民

物卒不易其蕃育蓋至于今如江河之不可竭
然後知吾夫子之道大也我 國家特崇先師
天子皮弁臨祭執弟子禮薄海內外遍立學宮
遼陽爲 京畿左輔女直毛憐距其東北孕顏
福餘詎其西北蓋控弦鳴鏑之地也漢季公孫
氏有衆一旅能守疆圉管幼安至棄中原徃依
之曹氏父子驅逐南北遂藉爲犄角不費一矢
向青海間夫非強國歟而今之遼陽何多故也
倭奴犯與國糜 國家錢穀數百萬碧蹄雲黯

鴨綠波腥僅僅束甲鳴劍去而高麗之元氣已
羸耗不能支此震于隣也大將軍建旌旄出塞
鼓聲不起全軍覆沒屋瓦皆振洶洶纍卵之矣
此震于躬也鷹蠅之使吮血吸髓狼蟻橫馳參
貂海俎薪樵錯刀之利赭山竭澤而不能供剥
于膚矣夫彈丸之地一震于隣再震于躬至于
剥膚不將晦冥草昧之乎然而商不易途市不
易肆介冑之士荷戈之夫甘爲魚肉沁沁焉而
不敢越厥志固 明天子之威靈實吾夫子之

道潛以維之之効也金州于遼陽最重豈以控
弦鳴鏑之地獨重兵哉古者春夏學于戈秋冬
學羽籥胥于東序有以也夫金州尚干戈而羽
籥亦曷可少諸若汝用者真急當務者也于時
在事者督撫則某直指則某兵使者則某皆董
其議而樂成者銘曰 洙泗興業虞周無前雷
雨徒盈寧坤清乾遼海之區矢盡虺橫仁義在
國如綫不傾金起于鎔水實因水血氣可通靡
不風起堂皇俎豆尸祝儀刑象教殫明菁莪化

行目之所注心之所之觀感奮發郊遂不移譬
射有鵠如戟示旌懷仁景集抱智麴生雕楹鎔
綵綺泮生文勒石紀歲永範後人

壽春刺史黃公去思碑

黃公去壽春之日壽春人謳而家尸祝之也迄
今二十餘年謳益切尸祝益虔父老縉紳士僉
曰吾儕此日思公口在也異日者代往而索文
獻口何能淹詳不朽者必藉之石乃集走余托
爲之記惟余被河潤之澤久且深而往吏歷下

又僑員下僚余固悉公余烏敢以固陋辭夫壽
春建業肩髀三吳樞轄四方走集之地也自
世廟中業後陂池湖藪之饒半爲草萊汝穎淝
渦之利悉成蠹耗何者有司者不誠故也語曰
治大國如烹小鮮非故爲是息囁毛瑣也誠之
說也不誠則澄鑑不明解調不適譬之水焉激
在山決在陸有其致之矣公廉而不激才而不
逞循而不縱以故燠之而人栗序之而禁理剗
之而下不敢怨前守者靡濫以悅當事若賓客

夫馬僊府差至輒給馬一拆三金不厭從里豪
長者又派一金歲額馬外濫至百餘金不支馬
愈僊府廳及學博鄉縉紳例得役夫甚者巨室
作舍間左操工走遊者寅支卯餼仍不給夫愈
僊至於歲額錢糧反不能辦十負七八公至清
馬夫靡濫之由覈錢糧拖欠之故悉釐正之府
差至面訴公公遍請當事以凌索狀府罷差不
遣闔郡境無譁擾公之力也公曰此救然眉耳
民未甦也歲積凶百姓虧賦役約三千餘金誅

求日急公計三歲薪粲積羨之餘悉爲補之民
免筭楚全活者殊衆公曰民甦矣湊理未清也
乃出舍舜哥之陽與百姓約曰尔民不聊生者
坐田不均丁不實今遍程丈之蓄畬者上足蕩
蕪者次采阻磽礪者下鬻者無遺地卽無遺糧
闢土而不濫稅遂炎行露宿焦勞殆三越月阡
陌無侵豪強無隱三等額稅九則定丁寄庄賦
而不歛則地易售虛丁損則無甲乙賠累之苦
于是始翕然知有生人之樂也壽北枕大淮往

往水漲城圯半爲魚鱉公環視而經度之爲筭
石隄父老壽加派公嘆曰百姓方離于靡濫催
科之難而又派之是脫水而投火也復計歲積
羨金拮据區畫而隄告成水患頓絕東陽商賈
輻湊之地麴稅殆千計故事東陽七而壽三壽
實讓家業耳不營四方稅枉也公力爲白東陽
稅以商壽無商何稅遂額定止二十餘金量補
東陽之數壽人至今利賴之至於修學宮而祀
典崇勸課業而士風振築芍陂而水利興清軍

糧而肩支絕祈雨祈晴應若影響决獄决疑洞
若著蔡其他羨意嘉績淪骨浹髓者又難以殫
述余數涉淮走黃閭八公之麓每發問黃使君
父老莫不泣下者此無他誠故也誠則民之痛
痒疾苦嘗若在我之身而我之憂勤怵惕常置
人之腹洞人之肝膈而不可解以公之治壽壽
人之涕泣思公而知至誠動物信也公名克纘
號鍾梅閔之晉江人萬曆庚辰進士

南召縣雙節碑代

義夫烈婦在宇宙間如人脈然脈未死雖有絕
陽之絡破陰之紐廢太子所以活也人情喜豔
灼而樂便趨不有良心維之將人面而犬行弊
則上媮下嬉天從此崩地從此折脈絕不可復
秦越人望而走矣南召縣學生員趙甲豪吏謀
其妹爲妾詭媒爲妻其父市人陰受吏金妹已
將爲吏妾不可主矣遂忿恚自縊死其妻錢氏
亦縊死之嗟嗟傷哉生固不敢抗其父何憚于
賊吏哭愬臺省不濟則以血濺貴人衣或有伸

也不然伏劔闕下亦足以駭悚耳目震動天地
不出此而爲溝瀆之諒不可言智然以頑父操
亂命于內賊吏恃謀賄于外硜硜書生裁畫自
亂一死以明志亦云壯矣其妻則皎皎烈婦人
哉憤夫之死于義而從之以暢夫志生也丈夫
之心不行于父而激于妻亦可惓然地下矣之
死也匹夫婦耳俗人視之所謂鴻毛然視賊吏
之魄作庸鈍之氣回頑父之鄙貪愜忠義之奮
激古人云死重于太山生夫婦與嘗觀漢黨錮

之禍至爲慘悽漢自絕其脉也而漢亡然昏庸
如獻久萎不死者黨錮力也而後世之英主義
士憐黨錮以爲重亂臣賊子憚黨錮以爲肘黨
錮之脉絕于漢而不絕于萬世孰謂死無裨于
世哉生夫婦之死天地正脉也予以爲蓋不死
云銘曰一匹夫死嵩陽固新一匹婦死嵩陰生
春頑父奸吏實搆此屯天以完節付此兩人世
無若人廊廟棘榛芳名可湮東海揚塵

新建八蜡廟碑

古之吏權在我今之吏權在人制古吏汰簡而吏淳制今吏汰密而吏澆漢吏至長子孫一切便宜嗣其報政三異五袴之盛非獨吏最蕩佚簡易風效然也今繩吏惟三尺耳一有營建卽民脉禮經簿文充架消歲月而功不程上疑侵漁之藪下避侵漁之嫌誰具冠履而來盜之疑故寧墜典荒民袖手坐嘆卽賢者且效尤矧庸吏乎古者明王重蜡臘日聚萬物而索饗之曰上及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澤明王

非喜事而逐杳冥之鄉蓋千日之勞一日之逸順成蜡通以移民也予至歷卽尋蜡廟父老曰廢不記年舊址在城東景陽湖西今爲墟墓塲矣予銳欲起建而有不甘于來盜之疑者薪粲零積延及五年甫辦材集工卽其故址創爲蜡祠損益盈縮皆已意爲之毫不勞當事慮嗟嗟予留意於蜡廟者也尚經營五年而方告成倘予視事一二年去則此意竟爲畫餅矣蓋上以澆求下以澆應卽予亦不得以澆應之矣予

幸在境五年修舉茲典歷民始熙然知有報本
反始息老送終之義因紀歲月于石見蜡之廢
興有時而深感于古今吏不相及也

重脩五龍壇碑

君子不惑於天人感應之效而不敢忽於天人
感應之理夫天人至爲杳茫而有精相貫若有
不爽焉者愛璧焉而矜享祀之繁恃鬼而遺人
惑也笑勸長星杯酒倖災而侮天不祥人矣龍
闢於洧國人請禳之子產曰我闢龍不覲也龍

闢我何覲爲而其祀伯有也又洞然於用物取
精之故者此寧獨恃物乎蓋幽明晝夜神而明
矣後世安敢望子產不惑不忽不馳於幽明晝
夜則達人之徒已予知歷下五越月旱吏請循
例祈五龍壇至則頽垣遺構幻像剝落東有潭
葱龍蒼靄父老曰是中一區圖數丈深叵測神
物憑焉有漁於潭者見巨魚纍纍大喜可滋意
取也已有物如大木兀然過食頃不盡漁者驚
仆則雷電奔激潭水沸立久乃霽土人王氏子

陽倡繕祠而陰漁利輒徙其像五座下各一蛇
五色蛇蜿蜒奮首入於潭其家即日災無餘貲予
柴然曰紅葉葦絃自龍之神變無足怪者獨旱
乾水溢民命攸關一旦水旱匍匐祈潭畔恨不
移晷雨暘也雨暘矣各掉臂去一任傾圮何不
義也心惻惻不能安然計無以辦也姑置焉自
後每禱靡不響應予意偶然耳丙申夏旱甚予
爲文禱祠下二日晴空無纖翳忽雲起晶尖峯
半天如堆墨雨雹大作四郊露足雹透迤邐百里

原境全無而雨之及四鄰者止尺寸計耳予然
後信父老之言不妄也因區畫歲餘白粲鬼薪
六十餘金周濟也省祭官宋大淮田敖耆善張
國重等請於予曰壇全歷命脉獨奈何焦君侯
思誠募之自運府諸公及里中薦紳士豪長者
以至里巷田間小民各捐有差約五百餘金宋
大淮田敖董工張國重等持籌壇坊舊隘向南
買孟觀察外宅廠爲神道面有姜家池泉如百
斛之珠立坊曰天鏡泉天鏡西蜜脂泉砌石爲

渠遶壇內作小橋二琉璃爲檻榜其門曰凝碧
宮托名于洞庭也壇西建霖雨亭爲能蘇民也
且臺司諸公齋肅處霖雨蒼生者在此亭後因
陂爲池亦檻以琉璃潭東構小軒乘月望之珠
彩燦亂若鮫人泣也又如父老言則冷冷鮫宮
因名曰鮫人館殿廡寢踞一新之西有玉皇宮
并皆脩建金碧絢然歷民始翕然知崇報之宜
不謂惑于杳茫予亦自信于天人感應盖兢兢
無敢忽矣因紀歲月于石而刊義捐諸君姓名

于碑陰

重修五龍壇碑

余往令歷下五年雨暘時若沴癘不侵蟲不蠹
稼電不入境固令之遭也而茲壇之神實效其
靈于時廟貌荒蕪余圖葺之士民赴募者如市
善民張國重等實董其成後十年餘又分臬濟
上瞻神廟貌荒蕪如曩時復圖所以葺之者余
捐俸幾何自郡大夫以下及於州邑之長願輸
有差前買孟觀察房址爲神路臨市方丈原未

售神路紆曲若障之也觀察毅然捐方丈者重
門洞開豁然軒朗董其成者仍張國重等也嗟
嗟祀蜡祀社古人所重敬而不諂理幽之經方
余之始葺也芟數十年荒蕪一新之其繼葺也
芟十年荒蕪再新之而董之者皆張國重興廢
若有待焉要之敬而不諂余亦何心神亦何心
興廢有數皆雨暘災癘之所關非偶然也

蘆花湄集卷之九

終

蘆花湄集卷之十

碑

穎州西湖創建石閘碑

穎州西湖自漢唐以來爲宇內名蹟匪獨茲游
覽也蓋水利民命急焉何也湖源于谷清而潤
延袤百里湖成此延袤百里皆魚稻之鄉湖廢
此延袤百里皆泆莽之野故歐蘇兩公皆遑遑
經湖匪經湖經水利也經民命也其源長其流
澎湃必爲隄防之必爲石閘啟閉之然後可以

不潰不涇坡公詩云千夫餘力起三閘焦陂下
與長淮通此閘之驗也三閘久廢不可考有司
者視以爲緩且費難辦憚也雖頗築堤頗決徒
靡財力無益二百年來大都在蕪草中今上
庚寅貧生輩願領佃輪租學臺歲出租拾陸兩
湖壅既難又多濫涸租不能辦州父母計無所
之轉取給于豆行豆行殊苦甚湖益廢不可復
假令歐蘇遺蹟在饒魚菱蓮芡之利何難數金
哉識者嘆古今人不相及如此扶風厚吾孫公

自蒙擢穎視國如家愛民如子繁則寒玉直則
朱絲百廢俱興事圖不朽深知湖之關于穎者
急且大取城隍故閘石而增之費且不貲自穎
道恕銘朱公捐六十金外皆公之拮据經畫也
蓋不煩民間一錢一力三月而閘成建轉角亭
于南堤編夫二名司啟閉廩取諸州租茲舉也
歐蘇數年之美意良法自公復之謂歐蘇復生
信也夫不朽事業造之自人湖在穎如故也官
穎者不少也歐蘇之盛績惟我公復之誰謂古

今人果不及也公德政薰于穎遠且厚自當與
歐蘇并垂不朽 天子嘉其勞晉中立少府仍
知穎事公方早夜勤于穎茲聞也不朽之一巒
耳因爲之記

西湖松喬祠碑

地靈係造化人傑係地靈曠世神感贊造化之
所不及係人心地匪人則不靈人匪同聲同氣
百世之下闡幽于百世之上則卒與腐木而同
朽故採薇歌而首陽魏攢眉去而庄廬重南陽

輝忠武之廬句漏矜稚川之井雖其人哉亦後
世考古諸君子表章之功大也穎有西湖在郡
西北廣十餘里橫二里許唐許渾從事穎已有
西湖清燕蘭堂桂楫之句是湖之漱艷繁華從
事之風流蘊藉窈然可想而湖出遠古地靈所
鍾槩可考已至宋晏呂歐蘇相繼守穎胥雅懷
徵玉高義薄雲遊亦之暇同樂杯酒吟舫嘯月
以欣享熙朝盛事聚星清漣雙柳清穎去思會
老諸堂榭館閣周匝湖渚間穎西湖之名遂滿

天下坡公謝表自謂出典二州叠爲兩湖之長
又曰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于魚鳥土風俚南
北人物推古今六一公思穎告老家于湖上者
十餘年卒終于穎其序思穎詩曰民淳訟簡而
物產羨土厚水甘而風氣和序續思穎詩又倦
倦有蹉跎之嘆味兩公之言若藉西湖爲生平
快然不若西湖得兩公爲尤快也向微晏呂構
植於前兩公者徘徊顧戀于後則西湖不過盈
盈一烟水耳後賢仰四公高風立祠湖上別創

書院彷彿槐市之遺

世廟乙未憲司李公宗

樞侍御遷判穎事呂公景蒙申明當事者一新
飾之復周圍湖地十六頃以供電醮祝釐之費
永不起課予童時猶記澄波十里羽楫星馳夾
斨綠楊尋許荷芰鳧鴨啾嚶遊魚喋喋猶然勝
地也今電醮祝釐之地侵矣利湖田者盜决防
矣利魚者絕流矣甚者告增租以圖自便矣有
識者感今懷舊盖慨然有河山之慨焉瞻澳郭
公以中立佐岳駐節於穎奉 詔專懸鼓之令

盜望風賣劍野無萑蒿道無驚剽豪右積猾飲
手奉軌春煦撫民型端表士裁中官之權纜照
蒞量之覆盆穎連年饑饉如在春臺尤注意勝
蹟景行先哲泛西湖之陂瞻四賢之像喟然嘆
曰茲湖也滌滌泔泔水天疑碧穎生陳仲舉諸
賢不偶也名宦祀四賢矣鄉賢寥寥殊爲缺典
遂捐俸立祠祀漢陳大傳蕃郭光祿憲范青詔
滂以宋焦伯強千之明盧中菴翰配之夫黨錮
千人汝南強半穎固多奇士祠僅五人者何也

仲舉下榻禮賢啓殺權使推案圖奸拔劍叱甫
致黃門從官駟踟蹰之慘七十元老橫罹兇毒
范孟博登車攬轡慷慨澄清懍懍清裁利刃齒
腐讀其母子永訣之言令人千載悲酸彼當時
之忠肝義胆已付東流而後世又氓焉不彰即
故國發跡之地歷千餘年無專祀者天理在人
心若澌滅也光祿拔刀斷鞞撰酒厭災忤旨不
起光武有觥觥子橫之嘆然而名不列雲臺位
不滿公孤遇負其德矣直與陳范比肩何疑焉

伯強端士一時學士大夫翕然敬禮之至爲築
館歐陽公贈詩云自待九鼎重又云皎潔寒泉
永其潤玉之標宛然在目中菴官居則廉介家
居則恂雅澹泊貞易一代儀刑著書萬言大有
功于聖教一則沉淪于散寮一則萋非于初試
磨礪一世不顯于時而得色笑乎三公之側于
異代之後彼好修者不矯然奮耶造化生五公
不能使之不死于禍不窮于遇又不能使之必
祀于後世爲有德者之報能滙而爲湖能鍾湖

之靈而生賢豪而不能使之不侵不決防不絕
流不租能使五公之幽光一日而昭如日星野
老稚子皆望而禮之能使湖之不侵不盜決一
復鳧魚咬嚙喋啖之舊而四賢五公俎豆生輝
者郭公也曠世神感贊造化所不及係之人心
信不誣已昔李元禮與郭林宗共載乘薄笨車
登大槐之坂觀者引領望之耿若松喬之在霄
漢予于五公云云而郭公之爲是祠也非霄漢
松喬復越一世何能爲此援名松喬祠云

重修賴州儒學碑

賴州儒學在前代建西湖東

本朝以濱水易傾圮移郡城東門內雖時有脩葺不無飾具今上甲辰三十有二年棟摧垣湮風雨不蔽夫遺黍猶歌訟棠勿剪况大聖釐降之宮蕭然塵蔓識者傷之是年冬溫陵林公述菴來守是邦恩綬露車下臨寒雨荆榛之地明日祇謁先師俯仰楹廡遺構殘壁烏豕之跡交於庭除喟然嘆曰陳蔡之厄不慘於今日覩啓

聖祠之頽又喟然嘆曰華以根榮吾夫子何心而當此淒其茲我有司不崇聖道急先務者之責何辭之與有爰出橐金付匠氏又躬詣田封君助廬使董其事助捐金繕修旬日而告成櫺星戟門殿庑啓聖名宦鄉賢各祠黜聖陶甓軒豁緻密峽峽如也壁池若鏡槐市成帷轍轍如也若夫庖湑筦庫與師氏之齋居則嗣漸舉焉乃集諸縉紳諸士瞻仰而導絃歌諸縉紳諸士稽首以拜公績公三遜曰執事者之勤勞不佞

何有于是郡學博吳王君會圖滇季君紹唐魏
闡君功懋梁陳君翰卿礪石命頰人張鶴鳴爲
記辭不獲命乃稱曰吾夫子道德遠邁皇代匪
獨英辟卽中主庸君亦靡不供上案食醜具出
王家錢穀給大酒直以豐禋祀秦人至愚慘猶
存六經是日月不能磨其明江海不能窮其波
也我 國家燕關舊京橋門肅肅薄海內外遍
立學宮 天子皮弁冕旒執弟子節追崇越百
王矣乃有司往往任其廢墜誤焉而不顧則圭

組悞之矣持籌之夫先金錢而後禮讓圭組之
吏緩教化而急聚歛何者財利效速而道德功
緩也公履階未煖且當饑饉徑惚之日而急急
於根本如是是見肘之聲金石不啻漏濕之宇
琴嘯不輟賢者之所難而古循良之鮮見者也
使當是時而童牛不防至蕩佚而後閑則誰之
責夫非師氏歟旣陶旣鎔而泯泯揚揚以貽學
校之羞以黠齋序則誰之責夫非諸士歟我頰
高士難以枚舉異代則剛勁若陳大傳蕃愷直

若范青詔傍觥觥若郭光祿憲節烈若李江州
黼近代則事業若郭少叅昇理學若盧司理翰
皆恂恂佚佚出諸士班而峻嶽薄漢百代殊絕
諸士仰宮牆而體我公作與之心有不景行而
迅修非夫也彼陳太傅諸先達獨丈夫哉是舉
也荅今 上司牧之托隆 朝廷養士之典壯
群觀而妥聖靈舉廢典而作士氣甚盛美矣一
時在事者巡撫臨潼李公三才巡按臨邑高公
攀枝潁州道兵備潛江歐陽公東鳳鳳陽府知

府襄城縣張公寧督捕廳通判駐潁新鄉郭公
蒙古通判內黃關公世亨棠邑蕭公獻捷推官
鎮平魯公一貫州同知光山蔡敬中吏目嘉興
卜壽祺例皆得書助金錢督役儒官田助於例
當附公諱學閔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因紀歲
月系之辭曰乾坤何象夫子大成贊五垂三地
泰天清血書著紀黃玉饗應鉤河摘洛紫薇光
瑩石函辨龜金櫃驗隼天談越象玄極無畛明
王莫宗沕穆遽降鴻鸞翔室麒麟騁巷歷世益

光冕旒而王俎豆在陳犧象在觴我明益崇
天子日師日月高懸草木麗茲惟穎學宮西湖
之陽湖水時來興廢靡常卜城東隅追崇由人
繚垣薨檻歲月空湮文翁秉圭入門驚歎不有
鼎新何奠神居勇往經營不費財役修楣塗墁
群工雲集丹雘旣蔚型簋孔飾皜皜如臨用妥
用懌穎士翩翩穎水漣漣皇圖聖蹟億萬斯年

穎州西湖關聖帝君碑

穎州西湖古名蹟也至宋晏呂歐蘇湖益生色
歐公尤愛戀之留湖上以老迄今棠蔭在陂廟
祀在渚芳躅著於史冊風流傳之歌咏餘韻可
想矣今上甲辰西府郭公創建松喬祠於六
一堂後祀鄉賢漢郭光祿陳太傅范青詔宋焦
知州明盧司理五賢勁節懿行若與四賢道
遙揖讓於烟雲魚鳥間致不朽也顧湖堤善决
利侵湖田者又善盜往往水去湖在菱蔓中兵
憲歐陽公永叔喬也瞻拜四賢特虔追遠之儀
見垣棟就圯荒潦湮淤乃捐金委同知蔡敬中

修築而通判郭公董其事築堤傍開委溝洫漲
水以殺其勢葺祠修垣會老堂廡下舊有帝君
像同知因堤傍有河嶼入湖之半周嶼爲渠渠
土成臺周臺築堤廟建中央廟後八角亭曰環
碧後坊臨湖曰穎水瀟湘取永叔公人言穎水
似瀟湘意也廟東別築曰峙玉皆引湖合抱魚
舫可通柳數千株竹數百竿葵榴荆槿雜花又
千計東西兩僧寮蓋不日告成已鬱然佳麗地
矣四賢松喬兩祠又若增重焉雙柳清穎之後

數百年而穎人復見西湖盛槩真奇事也弇州
氏曰義勇武安王者宋所封也西即陵馘魔上
將者道家符籙所傳也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前
將軍者何照烈所命也我 高皇帝所著于令
甲也係之漢何公志也至今 上 勅封三界
伏魔大帝神威鎮遠天尊蓋公之正氣從而彌
顯彌尊也至於公之英風大節與宇宙埒今不
贅云

蘆花涓集卷之十終



